

編著者

陳可冀(主編) 單士魁(顧問)

周文泉

江幼李

徐藝圃

慈禧光緒醫方選

中華書局

慈禧光緒醫方選議

陳可冀等編著

*

中華書局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號)

新華書店北京發行所發行

北京第二新華印刷廠印刷

*

850×1168毫米 1/32·12印張·4插頁·168千字

1981年11月第1版 1982年9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數 26,501—63,000冊

統一書號：14018·2 定價：1.45元

光緒三十三年正月初一日立

老佛爺進
米底簿

老佛爺遺藥底簿

皇太后起居注

慈禧進藥及起居簿冊

慈禧爲懿嬪時用調經丸

趙元

[illegible]

此為紅木水盤為元來魚之伴腹二腹白而
大者心送張

四月

慈禧患面風時用牽正丸



清代宮廷醫學研究導言

世界矚目的中國傳統醫學，是中華民族優秀文化遺產中的一顆燦爛明珠。它具有獨特的理論體系和豐富的臨床實踐經驗。近三十年來，繼承發揚，整理研究，學術水平得以不斷提高。但作為祖國醫學寶庫中相當重要的組成部分——清代宮廷醫學，人們則少有關注，實屬憾事。中醫學術，源遠流長，代代相傳。迨至有清，溫病學派崛起，學術發展臻於新的境界。清宮遺存之醫藥檔案，則真實地反映出了有清一代中醫臨床醫學水平。對這些史料進行整理研究，於發展中醫學和衛生保健事業，以及對於清史的深入研究，都具有現實意義。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保存之清代宮廷醫案及宮中常用配方，數量相當可觀，其中包括皇帝、皇后、妃嬪、太監、宮女及部分王公大臣之原始診治記錄。這批檔案史料迄今很少有人啓動，彌為珍貴。出於繼承發揚我國醫藥學精華以爲今天現實服務，造福於子孫後代的熱切心情，國家科委中醫學專業組委員、世界衛生組織傳統醫學顧問陳可冀副研究員倡議對此進行整理研究。此倡議得到了衛生部中醫研究院季鍾樸院長，五屆人大常委、中華醫

學會副會長、中華全國中醫學會副會長、著名老中醫岳美中教授，中醫研究院西苑醫院鄭學文院長，以及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故宮博物院的領導同志的有力支持。衛生部中醫研究院和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就有關編著《清宮醫案研究》和《清宮配方研究》兩書作出了具體安排。由本書主編、中醫研究院西苑醫院陳可冀副院長組織有志於此工作的中醫專家、清史檔案專家和有關科技人員共同進行工作。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研究明清檔案專家單士魁同志應聘担任本書顧問。參加本書編著工作的有周文泉主治醫師，中醫研究院首屆畢業研究生江幼李醫師和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研究室負責人徐藝圃同志。此外，李松齡同志担任提調檔案和部分謄抄工作；王天劍同志參加了複印件的核對和裝訂工作。本書插圖由中醫研究院中心實驗室攝影室承担。

《清宮醫案研究》和《清宮配方研究》是根據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現存清宮脈案、內務府抄件、帝后用藥底簿及配方底本、御藥房各項記錄、宮中敬事房檔案、皇帝及個別皇太后起居注、皇帝有關醫藥之「硃批」等有關檔案進行編著的。這些檔案提供了很多傑出的醫療經驗：醫理透徹，宗經旨，述新意，辨證精當；立方謹嚴，施補瀉，重升降，治病求本。經方時方俱用，內治外治並行，小方則輕靈可取，重劑則峻猛堪鑒。因證選法，廣徵博采，效方驗藥，力求詳備。運用成方，多有化裁，可謂精美名貴。其中尤以慈禧皇太后、光緒皇帝的

醫方爲多，亦頗具特色。於是我們在統籌安排之下，先編出《慈禧光緒醫方選議》一書，對治療慈禧、光緒所患疾病常用之醫方，諸如長壽、補益、調經、種子、藏府經絡諸竅疾患等方劑，概予精選收錄，並試加客觀的評議，或探源溯本，或闡析方義，或聯繫原始脈案論病議方，或結合現代科學知識加以探討，希冀對於臨床各科疾病的中醫治療，尤其對於慢性疾病的調理，老年性疾病的防治，提供有實用價值的醫方和研究課題，予以先期問世。對於清代宮廷醫療經驗及效方，中醫研究院清宮醫案研究室將陸續付諸臨床驗證，並用現代科學方法研究其療效和作用原理。

在本書編著過程中，中華全國中醫學會副會長、衛生部中醫局胡熙明副局長，廣州中醫學院副院長、著名老中醫鄧鐵濤教授曾給以熱情的鼓勵。南開大學副校長、著名清史專家鄭天挺教授，國家科委發明評選委員會委員、中華全國中醫學會副會長任應秋教授，中華醫史學會副主任委員、著名老中醫耿鑑庭研究員均樂爲作序。我國著名畫家黃永玉教授，爲本書題簽並惠作封面設計。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輯部、技術部、保管整理部、滿文部有關同志從不同方面給予大力的支持，謹此一併致謝。

最後，還應感謝中華書局李侃副總編輯以及書局編輯、出版各部門的積極支持，使本書得以儘快付梓，以饗海內外讀者。唯因編著者水平所限，不當之處，恐所難免，尚希明達

不吝教正爲幸。

編著者識
一九八一年仲春於首都北京

季鍾樸院長序

中國傳統的醫藥學是我國人民的智慧結晶，我們以有這樣的珍貴遺產而自豪。

對於我國傳統的醫藥學，我們既要繼承，也要發揚。繼承是基礎，發揚是目的。沒有繼承，發揚將是無源之水、無本之木；沒有發揚，醫學就不能昌明，繼承還有什麼意義？

任何科學都有一定的繼承性。回顧所有的中醫和中西醫結合的科研成果，無一不是先繼承而後才有發揚的。我以爲可以毫不誇張地說，沒有繼承將作不出任何中醫或中西醫結合的成果來。因此，當前在發展中醫和中西醫結合事業中，應特別重視繼承工作。

清代宮廷醫學的整理研究工作，是一項很有意義的中醫學術經驗的繼承。陳可冀同志提出後，我們認爲很好。當即與故宮博物院彭炎副院長聯繫，彭副院長告以原故宮明清檔案部，已歸屬國家檔案局，改稱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經徵得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同意，與我院合作，進行清代宮廷醫學的整理研究工作。

我國著名老中醫岳美中同志一九七八年曾在中醫研究院科學大會上賦詩：「掘從寶庫應防淺，煉就紅心好帶專」，提示我們挖寶要防淺，聽了很有啓發。繼承發揚中醫學術不能

淺嘗輒止，要努力深挖。對於祖國醫學寶庫中的珍藏要細心加工，去粗取精，去偽存真，不斷研究提高。

整理研究清代宮廷醫學的工作，經陳可冀等同志的努力，已取得一定進展。但是，要使這些醫療經驗由為帝王后妃服務，變成為廣大人民服務，不僅要整理出版，還要做更多的工作，要進行臨床驗證和基礎研究。做到有繼承，有發揚。

現代科學日新月異，人類的社會環境和自然環境不斷變化，為了加快祖國醫藥科學的發展，我們要吸收古今中外的一切有用的東西，互相滲透、互相促進，批判地繼承，作到古為今用，洋為中用，推陳出新。

我們相信，清代宮廷醫學的整理、研究，必將對祖國醫藥科學的發展做出應有的貢獻。我們提倡這種踏踏實實的繼承，希望中醫研究院各研究部門，多做些像清代宮廷醫學整理研究這樣的工作吧。

季鍾樸 一九八一年三月二十九日於中醫研究院

岳美中教授序

庚申初秋，余卧病西苑醫院病榻，可冀副院長前來看望，敍及正與周文泉、江幼李醫師和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明清檔案專家等合作整理研究清代宮廷醫學檔案，此誠極有價值之歷史性壯舉。舊有「清史難作」之說，清宮醫療經驗之整理研究，雖不同於整理清史，屬醫學科學技術範疇，但脈案醫方，精湛豐富，需作人細分析，任務艱辛繁重。

或謂宮廷御醫臨證遣方，多平和之品，余意不然。實則宮中「太醫難當」倒是可信的，無效或用藥不當，則要責難或問罪。舊時北京醫生似有喜用王孟英、吳鞠通、葉天士醫方之趨向，仲景派之經方或有不被承認者，麻桂柴葛，硝黃知膏，多不應用，今據清宮舊存醫案得知，宮中時方經方兼用，實屬可貴。

清代有幾位皇帝多少也算知醫的，六十年代初，溥儀偕夫人曾到我家求治，溥儀也稱小時不僅看藥書，也學醫書，能够處方，對中醫中藥有一定之修養，於多次診病之餘，曾就中醫之學理與用藥之經驗，結合其病情，彼此均有所討論。一九六二年，我受命赴印尼為蘇加諾總統治療泌尿系結石病，歸國時，溥儀曾來看我，並贈以所著之《我的前半生》，書

中也論及醫藥，可以參考。

宣統元年，我十餘歲，彼時舉國爲西太后及光緒帝病故「帶孝」，現仍記憶猶新，三個月不許剃頭，不許穿紅戴綠及唱戲看戲，也不準殺雞宰羊。民間有傳說光緒帝是慈禧太后和太監李蓮英害死者，也有謂彼時對光緒帝病未予認真治療者，今清宮所存光緒帝脈案較全，當可一解此惑。傳說同治帝死於「楊梅上天」，可冀告我同治帝脈案及翁同龢日記不支持此說，可見清宮醫案之整理研究實有必要，對繼承有清一代中醫學術經驗及清史研究，都有現實意義，可謂舊案中能出新知了，我樂爲之序。

岳美中 辛酉三月於北京時年八十二歲

鄭天挺教授序

兩千年前，漢河平中（公元前二八年至前二五年），劉向、劉歆領校皇室圖書，修成《七略》，著錄醫經七家，二百一十六卷，經方十一家，二百七十四卷，全是名醫李柱國校定的。過了六百年，《隋書·經籍志》著錄醫方二百五十六部，合四千五百一十一卷，而胎產下乳等書列入五行類還不在內。這些數字，當然不够精密，民間流行的醫藥書籍也未必著錄。但是從這些數字中，已經清楚反映出我國關於醫學醫術的研究，由來已久，並且越來越發達。

同樣，我國中醫公開爲人們診治醫療的也由來已久。西漢有世醫（《漢書·游俠傳·樓護傳》）、侍醫（《漢書·藝文志》）、太醫監（《隋書·藝文志》），東漢有醫曹吏（《三國志·魏志·華佗傳》）。到了隋唐，太常寺所屬有太醫署，設有醫師二百人，還有藥園師、醫博士、按摩博士以及助教等等（《隋書·百官志下》），太僕寺還有獸醫博士。說明社會需要多，因而從業人員多，反映出醫學醫術發達的另一側面。

到了清代，更爲發達。《四庫全書總目·子部·醫家類》著錄九十六部，一千七百四十三卷，存目九十四部，六百八十一卷，附錄六部，二十五卷。未收的醫書，不計其數。

清代設有太醫院，是禮部領導下「掌醫之政令，率其屬以供醫事」的獨立機構。除了選拔人員要通過禮部以外，都是獨立行使職權的。太醫院有院使（主官）、院判（副職）和御醫十五人，吏目三十人，醫士四十人，醫員三十人，統稱官士。另有製藥人員。

太醫院內設教習廳，從御醫和吏目中選拔「學品兼優」的二人任教習。凡進院業醫人員和醫官子弟，都要到廳進行業務學習和培養，並隨時由院使、院判加以考試。學習科目，雍正初定爲《類經注釋》、《本草綱目》和《傷寒論》，號稱「三書」。其後成爲具文。《類經》是明張介賓（景岳）編。

自院使到醫士全要按自己的專業即「給事（服務）內廷（官中）」輪流值班。分內直和外直。內直在各宮外班房值班，又稱官直。外直在東藥房值班，又稱六直。

清初，太醫院分十一個專業。就是大方脈、小方脈、傷寒科、婦人科、瘡瘍科、針灸科、眼科、口齒科、咽喉科、正骨科和痘疹科。後來將痘疹併入小方脈，咽喉併入口齒科，所以乾隆《會典》說：「掌九科之法」。清中葉以後，又將傷寒、婦人兩科併入大方脈，瘡瘍改爲外科，針灸、正骨兩科停，所以光緒《會典事例》說：「現設五科，曰大方脈、小方脈、外科、眼科、口齒科」。這種專業併合，只是宮廷病例多少的反映，和研究成果無關。

清制，凡是皇帝服用的藥劑，應將擬方先行報告，然後將同樣的兩劑合煎，由宦官監

視，煎熟，分裝兩碗，一碗由院官和宦官先嘗，一碗送皇帝服用。手續嚴肅，用藥謹慎。皇帝外出時也如此。此外，文武會試的試場醫藥，軍前醫藥，以及刑部監獄的醫藥，也要由太醫院派員管理。（參見乾隆《清會典》卷八十六，光緒《清會典事例》卷一千一百〇五）

清代太醫院的工作任務，如此繁重，又如此嚴肅，醫生們醫術高明、經驗宏富，因此社會上對宮中太醫的診斷處方，極爲珍視。但宮苑森嚴，難以外傳，長久以來，這些寶貴經驗很少爲人知曉，更未整理研究。

最近，中醫研究院西苑醫院陳可冀、周文泉、江幼李及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單士魁、徐藝圃諸先生，在清代歷史檔案中，發現大批太醫院醫藥檔案，加以研究整理，編成《慈禧光緒醫方選議》、《清宮醫案研究》、《清宮配方研究》三書，使我異常高興。我不懂中醫，但我關心檔案，重視檔案，認爲歷史檔案是完全可以爲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服務的。

我常常想，醫藥知識爲人人所必需，我國關於醫藥的研究如此悠久，如此廣泛，何以至今尚未達到家喻戶曉。是否由於醫理深邃，專門術語多而有獨特解釋，學習較難。醫學進步，常賴臨床實際經驗的積累，我國脉案留存下來的多有疑難大症，而象清宮脈案這樣綿亘連貫，記錄詳細者少。現在這三本書的研究出版，對中國醫學方面的貢獻是很大的。

這次清宮醫方醫案的研究整理，不但中國醫學醫術得到推進，同時還可以解決某些歷

史問題。例如光緒的健康情況究竟如何，是病死還是遇害，是慈禧死在前還是光緒在前，傳說紛紜。就脈案的整理，可能得到解釋，推動歷史的研究。清制，皇帝得病，有時徵調地方知醫者來京診療。據我所知，福建人周景濤（松孫）就是清末從江蘇調京爲光緒診病的一人。他是光緒十八年壬辰進士，翰林散館任如皋知縣，調京後改學部主事。不知他家是否還存有光緒脈案記錄。如能將公私脈案合起來研究，一定會有更多的體會。

鄭天挺謹序 一九八一年六月十日

任應秋教授序

宮廷設置醫藥，自封建初期開始，直至清王朝鼎革，都是很講究的。《周禮·天官冢宰下》云：

「醫師掌醫之政令，聚毒藥以供醫事。歲終，則稽其醫事，以製其食。十全爲上，十失一次之，十失二次之，十失三次之，十失四爲下。」

封建統治者爲了要保持自己的壽命，對醫藥的要求是迫切的，亦相當高的。從清宮醫方檔案看來，越是證明了這一點。醫藥本身是維護人類健康，延續種族繁衍的一門科學。正如宋代許白沙所云：

「醫之道大矣，可以養生，可以全身，可以盡年，可以利天下與來世。」

所以醫藥科學，是廣大人類所需要的，它是爲大衆服務的。但一到了宮廷，便爲少數貴族所專用，而廣大羣衆反落得「萬戶蕭疎鬼唱歌」的悲慘境地。在長時期的階級社會裏，必然是如此。我們現在是社會主義制度的國家，人民羣衆都有享受醫療保健的權利。特別是我國既有傳統的中醫藥學，又有現代醫學。尤其中醫中藥，適合我國實際的經濟情